

經部

尚書詳解卷四十三

宋 陳經 撰

康王之誥 周書

此篇與顧命之書相連伏生之書以康王之誥合顧命後人分之為二篇然天子之居喪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啜粥面深墨寢苫枕塊之時何暇以冕服朝羣臣何暇出誥命若高宗亮陰三年不言滕公小國

之君耳一聞孟子性善之論滕定公薨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未聞以言語誥臣下也雖太甲即位之初既葬成湯之後伊尹奉嗣王祗見厥祖伊尹明言烈祖之成德作伊訓肆命徂后亦未聞太甲以冕服朝羣臣出命令也然則康王賢主也召畢之徒又皆元老大臣曷為其如此哉說者曰禮有正有變喪服正禮也冕服變禮也然嫂溺援之以手者皆其不得已而後有變非有不得已則何用變

哉東坡引左傳子皮如晉之事考據甚詳然其書既定於孔子之手為後世之法謂之非禮有不可也姑存厥疑以待能辨之者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讀顧命之書當知春秋書公薨路寢之法讀康王之誥之書當知春秋書公即位之事即位而謹始本不可以不正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王此大本也咸無焉則不書魯昭公之薨于乾侯也不得正其終故

定公制于權臣不得以正其始春秋元年必書正月而定公獨無正月魯于是乎曠年無君也康王既受成王之顧命則是得以正其始矣夫子序書直曰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奔赴王喪因新君即位而相見故康王因此報誥之此康王之誥所以作也

王出在應門之内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黄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畢門之外為應門畢門及路寢殯宫在焉故王出應門内太保為西伯率西方諸侯而入在應門之左畢公為東伯率東方諸侯而入在應門之右北面而立布乘黄朱布陳也乘四匹馬也黄馬之色朱者其尾鬣也諸侯朝見天子畢獻國之所有以表忠敬之心所謂享多儀是也故諸侯皆陳四馬黄朱鬣以為廷實詩曰駜彼乘黄則黄者出于自然左氏傳曰宋公子有白馬公取而朱其尾鬣則朱出于人為諸侯所

獻之馬必用黃而以朱飾者蓋黃有中順之色象臣道朱者君之服象君道諸侯體臣道以從君令故黃而朱之賓者諸侯有賓客之義稱舉也舉奉圭兼幣之辭周禮小行人合六幣曰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是圭以馬為幣說者謂六幣所以享也此特享禮之一蓋因喪禮而行朝故簡享禮之數賓稱奉圭兼幣之辭而進曰一二臣言諸侯非一人也衞為王之藩衞也敢執壤奠言執土所出

之物以奠于王皆稱再拜稽首拜送幣而手至地以盡禮也康王義在于繼前人之德則為諸侯之主受其幣故荅拜王無荅拜禮以即位初謙退如此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太保為冢宰第一芮伯為司徒第二咸進相揖率羣

臣諸侯皆進戒也不言諸侯者以内而言外也再拜稽首而後戒王曰敢敬以告天子以敬而告欲王聽之專皇天改大國殷家之命而歸周惟文武誕受羑若蓋自出羑里之囚天命始順用能憂恤西土之民文武興邦自西土始也太保所言羑若者蓋康王生長於深宫富貴之中不知祖宗之得天命皆自艱難之中得之故舉此以為戒惟新陟王升遐曰陟指成王也畢協賞罰言或賞或罰無不當理如記功宗以

功作元祀賞也如踐奄伐淮夷罰也戡定厥功能勝天下之强定天下之業所以有此休美敷布以遺之子孫令王敬之哉文武成王所以有天下者亦惟敬而已令王當以敬為主張大六師之衆俾國威振而天下服無使我高祖之德寡有之命至于隳壞然而當康王即位之始羣臣進陳不聞有盛德之言惟曰張皇六師成王之所以持盈守成者盛德之事非一端而第及于賞罰無乃羣臣教康王以好大窮兵嚴

刑酷法歟非也人臣之進言也必因其君之資而為之言賈誼進權勢法制之說于寛仁之主君子以為通達貢禹進恭儉于優游不斷之主君子以為不切葢康王賢主其仁愛出於天性所患者惟恐失之過謙況守成之世易以廢弛故謙之六五必曰利用侵伐大有于六五亦曰厥孚交如威如正此意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衞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

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於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曁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羣臣既進戒康王故康王報之以誥曰庶邦侯甸男衛不言羣臣者言外以見內也天子自稱曰予一人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大平天下使人莫不得其均大富天下使人無有不足文武之爲君惟務平

富不務害人其德如此故所至之地凡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天運所及皆齊信齊一其心以信上之德文武之德所以昭明於天下四方萬里無不昭灼文武之德既達于天下又有其臣以宣布心力于天下熊羆之士有力也不二心之臣言一心也文武所得有心力之臣保安乂治王家所以能受天之正命皇天訓之以道所謂式教用休也付畀之以四方之衆文武之心猶以為未足也又建置侯國樹立藩屏以輔

贊我後之人康王之意謂文武之德尚賴人臣之助
況當時建侯樹屏亦欲得人以遺其子孫今我其賴
爾諸侯羣臣協心以事上亦猶熊羆之士不二心之
臣所以為文武也今予一二伯父天子稱同姓諸侯
曰伯父舉同姓之大者言之則異姓可知矣爾先公
之臣即諸侯祖父也爾諸侯之祖父也所以臣服我
先王之法度如何汝當循守之以安爾先公之臣蓋
爾能循爾先公之臣所以服我先王之法則爾祖父

亦得其安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身有彼此遠近之異身雖居外土而心之遠近之異心無彼此遠近之異身雖居外土而心之所向當常在王家用奉憂其臣道之所當順者敬爾侯度心在王室孰非臣道之所順則臣道盡矣不可遺我稚子之羞辱汝諸侯不能盡臣職豈不為我之羞乎此見君臣同體也古者天子之于諸侯其言辭責望慰撫之意恩下達如此汝諸侯安得不以一心奉上哉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羣公自太保而下也聽命既畢皆相揖而趨出諸侯各歸其國朝臣各就其位王釋冕反喪服則羣臣諸侯亦皆釋冕反喪服可知臣子之情一也禮臣為君諸侯為天子皆服斬衰若夫考據古今以証其非禮則東坡之說為詳

尚書詳解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陳氏尚書詳解卷四十四至四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錄監生臣楊文憲

尚書詳解卷四十四

宋　陳經　撰

畢命　周書

此篇當知商之餘民三紀之後世變風移與周公君陳之時大異畢公之化尤難于其終蓋當是時為善者衆易以勸也為惡者寡易以懲也故康王所以命畢公者歴數其薄惡之俗防閑之道宜以嚴終此聖

賢因時制變之道也康王知成終之難非有元老大臣雅負重望者不足以膺此任故畢公以師父之尊而保釐東郊然則畢命之篇其治與君陳相因畢命言命君陳不言命何也君陳之命因于周公皆成王一時之事非若更王而命畢公也故不言命君牙之命因於祖父皆子孫繼述之事非若伯冏之為太僕也故不言命顧此二書若君陳之書尤詳言周公之訓而其序曰周公既没命君陳若君牙之篇尤詳言

祖考之績而其言曰率乃祖考之攸行則二書不言

命其意可知

康王命作册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命作册畢者作册書以命畢公也此經惟命周公後

封伯禽于魯有作册逸誥與畢公之命言册其他皆

不言册豈以伯禽畢公皆命之于廟是以有册歟抑

亦其他皆有册特舉其一以見其餘歟分居里成周

郊成周之郊即洛邑也分别民之里居使為善者不

雜于惡而為惡者不雜于善如下文旌別淑慝表厥宅里是也周公之治商民其時民染舊惡未知所向故周公特含容之告諭之未嘗有所分別至君陳之時則漸化矣故君陳謂之分正有修者之可簡有良者之可進猶未敢明言分別之也至畢公之時其俗大變為善者多而為惡者寡不因此時旌別之則善者無所恃惡者無所懼聖賢因時適變茍于周公君陳之時而遂行分居里之策豈不激之而生變歟因

此亦可以見古人之教化不惟于民如此而教養人材亦有分别焉虞書曰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王制曰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是亦分居之意也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此史官敘述所以命畢公之意也惟十有二年即康王即位之十二年六月庚午之日月出之光朏然乃

六月之初三日自庚午之後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自鎬京徐行至文王之廟也古者封侯命有德賞有功皆于祖廟示不敢專也觀古人之意如此豈可以賞非其人祿非其德者乎在文王之廟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使之保釐東郊衛武公以諸侯入而為王卿士此即後世更出迭入之意也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

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嗚呼先嘆而後言畢公為太師謂之父師者尊之也夫君前臣名禮之大者也康王不名畢公而稱之曰父師古者人君禮貌大臣如此畢公乃四朝元老受顧命以輔康王而康王尊禮之則當其在王之左右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可知矣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此言國家所以致化之由必先推文王周公

我文王之所以能受商命者以其敷大德而得之非無故而得之也以文王之聖又有周公輔贊左右先王安定其家自武王既喪四國流言三監挾淮夷叛當此之時不有周公周家王業其殆哉毖商頑民遷于洛邑周公知商俗不可以不變而又不可以驟變也於是有謹厚之意焉其所以謹毖之意觀多士多方之書可見遷于洛邑者非以勸勞遷徙之也使之離舊土之惡習以新其觀聽使日見周家之德日聞

周家之教曰親近周家之賢士大夫曰睹聞周家之聲明文物庶幾用化其教焉既歷三紀十二年為一紀三紀已三十六年矣其世既變其風既移故四方得以無虞商民特東都一邑爾而曰四方無虞者京師天下之根本東郊之民無虞則四方無虞觀下文所謂邦之安危惟茲殷士可見君民一體也民得其安即君之安也故予一人以寧康王推本言之今日之所以無虞以寧者皆文武周公習以基之雖然有

以基之于前無以繼其後知其化之所已至而未知其化之所未至則他日之事亦不可保道有升降者康王知消息盈虛之理有升必有降有治必有亂有安必有危其不可恃也如此惟當有以革其俗則可長其安蓋其俗茍未盡革則一時之安雖若可喜而他日之變殆未可知此康王所以欲畢公分别善惡以盡革其俗也上文既言世變風移而曰俗猶未革何也蓋世變風移者舉其大槩而餘風未殄則民亦

未純乎為善也臧善也有以善其善則善者顯而不善者懼此民所以知勸孔子曰舉善而教不能則勸亦此意也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此則稱道畢公之德也雖是稱舉畢公之德而康王之德亦於此可見蓋知人者必先自知儻非康王平時德盛仁純闇室屋漏之中無有愧怍安能知畢公

之德如此其詳惟公懋德懋勉也人皆有此德而勉之者鮮所謂勉者何即克勤小物處可以見之惟其知所勉是以孜孜汲汲常有不自足之心至于小物而猶知克勤常人之情莫不以大節為可尚而小者易于忽略聖賢之小節處不忽略則其大節亦可知此小物之勤所為難乾卦九二聖人之德也易曰庸行之信庸言之謹庸言庸行即小物也孔子稱顔淵之賢惟于簞食瓢飲覾之䝨微生高直惟于乞醯之

事見之後世如漢武帝號為知人識霍光于行步不失尺寸處識日磾于不轉盼處是亦此理也劉亮四世即輔佐文武成康也正色率下謂正其顏色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也聲色之化民末矣然形于外者皆其中之所存曾子所謂正顏色斯近信矣以此率下人皆有所觀感聳動誰不祗敬師法畢公之言乎惟其平時畢公所以正身者如此故四世皆賴其功嘉績之在先王為多其遺休足以沾丐後人子小

予今日所以垂拱而仰其治之成皆畢公之力也觀康王稱道畢公之德如此想見其簡默靜重嚴毅可敬可法以斯人膺保釐之寄康王其亦不輕于用人哉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前既美畢公之德此則命之以事今予祗敬命公以

周公之事是以周公而待畢公亦猶成王命君陳以式周公之猷訓也往哉自今以往東郊當旌别淑慝明辨其善惡使不相雜揉表厥宅里謂表異其所居之里若後世孝子順孫旌表門閭之類彰其善而使為善者有所顯癉其惡而使為惡者有所病樹之風聲樹立其善風與其善聲也堯之化及于後世猶曰堯之遺風禹之教及于朔南猶曰朔南暨聲教蓋惟風聲能聳動人使人聞之而思奮感之自有所興起

也豈必家至而戶曉哉弗率訓典殊厥井疆表厥宅里樹之風聲者所以表其為善雖有所别于惡而未表其為惡也茲猶有率循其教訓之常者于是又表其為而殊其井居田里使之不齒于鄉里不得預乎鄉田同井出入相友之中凡若此者皆所以俾之知所畏知所慕也表宅里樹風聲而後人知善之可慕殊厥井疆而後人知惡之可畏是非羞惡之心誰獨無之其所以安于惡而自棄于善者正以無所畏慕

而然也今焉善惡如此之分別有以誘之于其前而有以沮之於其後民安得不舍其舊而新是圖哉惟康王之世然後可以用此葢民有愧恥故也以用之于周公君陳之時則非矣申畫郊圻慎固封守天子王城之外有四郊一圻之地昔已畫為界久而不能無遷移也故使重而畫之封疆守禦昔已有人久而不能無懈弛也故使謹而固之然則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而猶不忘郊圻之畫以辨其境界封疆之守

以固其防備者蓋居泰之世治泰之道當如此不然則既治而忘亂既安而忘其危矣先王之時所以法度詳密無有倉卒不虞之變者蓋其蚤正素治有如此者也京師天下之根本也東郊安則四海安何疑之有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

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畢公之於東郊也豈無政事以正其民而政之所貴者在于有常而非拂人情以為奇也豈無政令以告其民而辭之所尚者在于體要而非違乎理以為薄也不惟好異而已好異則政不常辭不體要上之人示人以偷薄民安得不滋其偽哉靡靡相隨順之意

紂拒諫飾非惡聞其過惟以靡靡相隨順利口捷給者以之為賢說者謂商人之俗有類乎秦人之俗且引啬夫之事為証是也雖更世變之後餘風尚存公安得不以此為念乎為政之道惟務變革其俗勿以為風已移而遽忘之也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此古人之言也世祿之家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鮮克由禮者其習使之然也德者人所固有今以其放蕩之行而陵之者忽之之謂也人欲熾而天理滅此所

以悖亂其天道也敝化奢麗萬世同流敝化者不善之化也以奢侈華麗相尚雖相去萬世而同一流蓋敝化之末流古今所同也茲殷庶士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此言商俗之敝鮮克由禮者也當時所遷頑民于洛者皆貴顯之家席居也所以居其寵禄日已久矣惟恃其侈以滅其合宜之義古人衣服之間辨貴賤之等次而商士則以衣服之美務求勝於人此其心安在哉為驕恣為淫過為矜伐誇大將

由惡以終而不變改此非言畢公之時如此蓋述其前日之惡周公君陳之化既有以收其已放之心而隄防以閑之者實在畢公之世蓋人之心莫難于已放之時而尤莫難於既改之後茍其根尚在雖一時知所收斂將觸事而發此閑之所以為難也此篇之書言商民之惡與君陳篇不同蓋當俗之未化也有見於善無見于惡故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是見其善也茍為不然則將有忿疾之心矣俗之既化也有

見於惡無見於善故曰商俗靡靡怙侈滅義是見其惡也苟爲不然則將有苟安自足之心矣古之治天下者不敢忘乎民之惡俗以啟吾苟安自足之心盖重教化以之爲大務也以舜之世比屋可封而猶以冦賊奸宄五品不遜爲慮後世如賈誼號爲通達國體當文帝富庶禮義之餘猶太息于秦俗之未去謂知教化者也畢公之政難于防閑之術而所以閑之者豈嚴刑酷法之謂哉曰教而已禮義生于富足惟

資富者為能知教化既富有以養其身又知訓以養其心則不犯非禮動與理合和氣生而鄙夭不作故可以永其天年葢惟全天下之正性者為能順天下之正命也所謂能訓者是豈外人心而別有所謂訓哉惟德惟義是大訓也德者人心之所得而義者人心之所宜根于人心之所同然此之謂大訓上焉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不從古訓者即人心之所同然而驗之于古之已然也古訓之所載者亦惟德

義而已非德義之外有古訓也畢公之化民也本諸

同然而民易從桼諸已然而民易信閑之之道孰有

過此者君陳一篇猶及於辟以止辟之說三細不宥

之說未免乎刑也此篇雖數商民之薄惡務旌别之

以生其愧恥之心無一言及于刑焉又足見世變風

移刑可措而不用矣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

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

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

此章又言商民係天下之利害畢公之任當有以成周公君陳之化至此已世變風移安有反側之變如三監時而康王以為邦之安危在此殷士常若變故之迫乎其後此維時保惜居安慮危之意然邦之安危雖在商士而化商士者在畢公之德不剛不柔中

之德也謂寬猛相濟不急迫縱弛之謂也惟合于中則其德信乎修矣周公之謹厥始者此德也君陳之和厥中者此德也畢公之成厥終者此德也克謹者毖商頑民是也謂之謹則多為之訓誨誘掖惟恐其為變而未可以刑罰繩之也至和厥中則異于始矣和者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是也謂之和則有相濟之義意辟以止辟三細不宥而稍可繩之以法也至于畢公之世則又異于中矣惟當有以防閑之使前日之

功不壞天下之事莫難于成終少有怠弛則周公君陳之化皆為之不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者同于化民也心者同于欲民之化也道出于心心合則道同聖賢之政雖有始中終之異聖賢之心與道則無始中終之異惟其三后相繼歷年浸久其化滋深故道則浹洽而政自然治其澤則潤于生民謂之洽謂之潤則其漸漬積累豈一日之功遽能如此哉由内而外則京師既安而四夷左衽亦無不咸賴矣自下

而上則生民既安而一人之尊亦膺受多福矣人君以天下為一體内外上下無二體也不特四夷咸頼君得其安在爾畢公之身亦能為成周建立無窮之本亦有無窮之令名矣畢公豈好名要譽之人哉而康王云爾者蓋為善必有令名令名善之彰著也非為名而為善也畢公能為成周立其無窮根本則自然有此令名亦猶君陳篇曰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也不特畢公之身如此雖畢公之子孫亦順爾之成

法以為治矣甚矣商民所係甚重以蕞爾之微遠而四夷尊而人主近而畢公之身久而畢公之子孫皆於此乎有賴可見周自周公以來以商民為重衆人之常情多忽略于垂成之際故康王之戒尤嚴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此末章結上文之意畢公弗以難而弗能勝其任也惟當盡其心而已心有毫釐之未盡則不可謂之既

厥心亦勿以爲易而民之寡少不足治也惟當謹其事而已事有毫釐之忽略則不得謂之謹能若是則可以敬順文武之烈而前人如周公君陳之政亦于此而休美不然則爲山九仞一簣而虧豈不有壞先王之烈與前人之政乎

尚書詳解卷四十四

尚書詳解卷四十五

宋 陳經 撰

君牙 周書

觀史之所載穆王車轍馬跡徧于天下則穆王乃無道之主也此經所載三篇之書皆穆所作夫子定之以為後世之法意者三篇之書殆出末年悔過之後因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收王心而王於此知所

改悔故三篇之書有文武成康之遺風康王之子是爲昭王昭王之子是爲穆王昭王南征而不返至齊桓伐楚始問其罪穆王即位之初不知討賊專事八駿之遊觀此篇小民咨怨之言知其爲世降俗薄不及成康之世矣文武之謨烈子孫猶得以世守之而無闕然不足之處然後知先王創業之規模愈久而愈無弊者以其出於正故也故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

大司徒之官掌邦教也芮伯在康王時嘗為司徒而此有纘乃舊服無忝祖考說者以君牙為芮伯之後史無所據亦未可知必世臣之子孫也虞夏商周以來以忠厚待其臣故功臣之後必録用其子孫之賢者虞書曰賞延於世商書曰世選爾勞伊陟象賢復相太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下及春秋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趙武之立不敢緩其亦有先王之遺風歟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氷

穆王之命君牙不稱其德而稱其先祖父之勤勞正欲君牙知所企慕當以祖父為準的想其故家遺俗典刑尚在君牙得于傳聞目擊者亦熟矣乃祖父世篤厚其忠貞服事勤勞于王家其成功紀于太常之

上日月爲常王之旂也祭祀則用之紀臣功則用之
功臣紀其名于太常當日月爭光垂名不朽蓋人臣
有不可忘之功故人君亦不能忘之報或紀之太常
或祭諸大烝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
享之洛誥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皆古人報功之意
也以此示子孫其誰不知所儀刑哉魏徵之後乃有
魏謩而祖風以振盧懷慎之後乃有盧杞而祖風以
墜嗚呼若謩者可謂能世其家而盧杞亦何面目見

其祖父于地下乎惟予小子穆王自謂也繼守文武成康之遺緒所用者亦惟先王之臣為之左右輔佐以治四方謂之先王之臣則君牙亦嘗歷事先昭王之臣矣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氷蹈虎尾恐其反噬也涉春氷恐其陷溺也皆憂危之甚也自非穆王因悔過之後其安能兢兢恐懼如此哉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穆王知天下重任已不能勝憂危如此是以有頼其臣故命爾爲予之翼作股肱心膂以同體之義待其臣亦猶舜所謂臣作朕股肱耳目是也上下之分雖不同而相與之情無間異體爾君牙今繼其事蓋爾之祖父亦嘗爲司徒也爾當無辱爾之祖考弘敷五典而下乃司徒之職當如此也五典即君臣父子之

類司徒之所以教民者在此也而當大布五典用是以和民之則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則者即五典自有凖則不可踰越之理也施之君臣者不可施之兄弟施之父子者不可施之朋友豈非則乎而民不能盡其則者則在掌教者和之而已和之之道莫如以已率之爾身克正其民有所觀化蓋其容貌聲色之間有以儀刑之也民心無中惟于爾而取中則民有所感而化蓋其暗室屋漏之微有以陰驅而潛率之也

古之教民者自其身始故身正而後民從之教民者取必於民而不取必於己安能使其民之從化哉中者不偏之謂正者無邪之謂中正一理也中可以兼正正不可以兼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暑也雨也大寒也此冬夏天時之常也而民不免怨咨其上此心失其中正也民心一失中正而暑雨祁寒不免怨咨則治民者不亦難乎中有至易者存若專以為難而不圖其所以易則難者

終於難矣所謂易者亦在吾身之正吾心之中云爾以吾之中正則民乃寧而怨咨不作矣堯舜三代之世不患乎民之怨咨而惟患其民情之不得以上達堯之洪水下民其咨太康一為遊畋之舉而黎民咸貳盤庚一為遷都之舉而小民胥怨蓋平時矜憐奄撫之者至一失其所欲則怨咨形焉而上之人亦無有不知則亦深體乎民情者也觀小雅之詩民公然怨刺其上而天下終于不亂蓋情之得以達也秦人

設監謗之法民不敢言而敢怨上之人愈不知而下之人益以離矣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啟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文王造周之謀顯然而大明也武王繼伐之功其美為可繼承也文謨武烈豈止為一時計哉開道佑助我後之人粹然一出于正而無虧缺天下之理惟其

開端者正則其傳必遠不遠者必其始之不正也安有大中至正之道不能久其傳哉穆王之時歷世已久矣而文王之謨武王之烈在人者未泯豈非正乎爾君牙當以敬存心明其我之所以訓汝者用奉順于先王不墜其所為謨烈穆王揚文武光命于上而君牙揚文武光命於下謂之對揚君臣之間皆以守祖宗之家法為心追配于前人即先王之臣也古者創業垂統之君其規模一出于正則雖衰世僻王猶可以

遵守故夏之祖有典有則則其子孫于失邦之後亦能述之爲戒商之祖制官刑儆于有位則其子孫雖既立不明而其臣猶舉之以爲法無他以其正也漢高祖有戚夫人之醜治宮室之壯麗唐太宗閨門之內父子君臣夫婦兄弟無法則其規模亦淺宜乎後世子孫得竊之以藉口也源之不清而責其流之濁天下安有此理哉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兹率

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末章復申前意先正即前人也述祖考即纘舊也先正之臣已有故事載之典籍可用之以為法民之治亂在兹能守此法則民治否則亂既曰時式又曰率乃祖考之攸行無非皆以前人為法也能如此則足以昭明汝君之治矣有賢臣則君之治益顯矣穆王雖無道之主而悔悟之後命其臣專守祖宗成法不敢作聰明亂舊章其亦賢乎哉

尚書詳解卷四十五

尚書詳解卷四十六

宋 陳經 撰

冏命 周書

讀此篇之書有以見文武周公之遺風餘澤尚存而穆王所以命伯冏之意端有所自來也周公作立政之書言常伯常任準人不及于綴衣虎賁者親近人主之臣常情多謹擇其大而忽略其細故公卿大臣

每加之意而褻近私昵之小臣則忽之殊不知古人所以成養君德至于無缺者多此等人是賴周公舉此以戒成王而家法之傳至於穆王命伯冏一篇其原蓋出于此下逮春秋之世此意尚存若悼公之在晉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荀賓為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彼諸御之與羣騶平時所職特在鞍馬之間爾悼公必命其官之長以訓之豈非穆王命伯冏正於羣僕侍

御者哉往者穆王騁心於車轍馬跡之間未必知此

自非文武周公家法所傳習熟於穆王之所見其安

能如此

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作冏命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

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太僕正者太僕之長也太御中大夫也按周禮太御

中大夫而下有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太御為僕之長

太御掌御玉輅與君同車至為親密左傳隨侯寵少師以為車右是也王若曰而下數語皆穆王自見為君之難如此所以戰兢自持思至於無過之地則不得不惟左右親近之臣是賴孟子曰人恒過然後能改穆王自非懲創初年之事悔過之深則安知為君之果難也哉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

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

此章有以見文武之聖德猶且有賴于小大之臣聰足以聽微明足以視遠齊者純一也聖者無不通其實一德而所以稱名之則四也文武雖有此聖德尚且小大之臣咸懷忠良以至于侍御僕從者無非正人為之古人言用人大宰小大遠近兼舉不遺如說命言任官惟賢才必言左右之惟其人如君奭稱商家王人罔不秉德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立政言準

人牧夫必言趣馬小尹左右攜僕古人所以如此者深見昵近之臣氣類易以漸染言語易以乘間而入以正人居之則朝夕必有開導誘掖之功必有薰陶漸漬之善設若以不正人居之則讒諂面諛日至人主習于為不善殆有不自覺者矣孟子曰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王誰與為不善惟是小臣大臣至于咸懷忠良侍御僕從無一而非正則朝夕承弼其君者自然能格其君之心出入起居罔有不欽而

身無擇行發號施令罔有不臧而口無擇言矣夫十目十手之地易敬也至於不睹不聞之際而加敬始謂之罔有不欽矣作意而言易善也至于非作意而言者亦歸於善始謂之罔有不臧矣自非盛德之至表裏若一顯微無間何以至是人主之身患未至于欽與臧則在已有絲毫之未盡行于天下者必不能强人之已從也吾身茍至于無不欽無不臧則感應之機自有不容禦者吾不求于民之祇若而自爾敬

順也吾不求萬邦之休而自有美化也自源徂流其理如此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脩不逮

穆王之意謂文武之聖猶賴小大之臣況我一人無良善之德去文武不啻倍蓰十百則當如之何哉左右前後之士當有以正其君之不及可也繩君之愆

糾君之謬格君之非可也曰匡曰繩曰糾曰格無非所以救過于未形規諫于未萌庶幾君德不至于失而文武之功業可以繼紹矣此我所以命汝作大正為羣僕之長使汝正于羣僕侍御之臣俾無一邪人間乎其間然後勉爾君之德交修其君之所不逮交修則羣臣中皆知所以進諫無一人而不脩也古者無親疏遠近之臣皆得以進諫于上且太僕之官特掌王御車之事而穆王責之以繩愆糾謬以其一事推

之其他事皆然則孰非繩愆糾謬者乎昔者先王命
遒人以木鐸徇于路曰工執藝事以諫故芒芒禹跡
虞人得以獻箴春秋之世若師曠樂官也得以諫晉
侯伶州鳩樂官也得以言王心之失醫和醫人也得
以正趙文子屠蒯膳宰得以正平公宴樂之事若此
類者豈非先王之遺風乎夫惟合小大遠近無一而
不進諫故人主之德所以無失後世諫有常員越職
而言者有罪則亦異于古矣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伯冏為太僕之長則自太僕而下道僕田僕之類皆其僚也皆伯冏之所得簡拔也古人用人之制自有要而不煩者存焉若以一人之聰明而盡心百執事之選擇則安能盡察其人之賢否惟委之其長焉使其長皆得以自辟舉其屬則人主不過擇數人之為官長者耳周禮為官三百六十而官各有長如宫正

為在宫者之長酒正為掌酒者之長其賢否功勞殿最皆責任其長焉不若後世以天下之官而皆萃于銓曹一人之智而欲周知衆人之賢否亦難矣此一章深見古人為治之體巧言令色便辟側媚皆不正之人以辭色而取媚于上此等人乃庸主之所喜而明主之所惡故堯必畏巧言令色孔壬孔子必惡利口遠佞人豈容有此等人厠于羣僕之列哉其惟吉士可也吉人之辭寡必無巧言令色便辟側媚者也所

以然者以其僕臣之正不正而后德之所係故僕臣之正者厥后無有不正僕臣工諛說之言稱頌君德之不暇而君必自為聖流入于不善而不之悟矣故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則羣僕之職豈可槩以為車輅之任而不之選擇哉

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穆王至此丁寧懇切不厭其言之重複既曰無以巧言令色矣故曰無昵于憸人憸利之人即巧言令色之人也以憸人而在耳目之官為王侍從則是為充官充官者備員而已耳目之官所係非輕豈可以憸人備數塞職若使憸人為之其以非先王之典啟迪其上無疑矣若不以人為吉而惟以貨財為吉使貨賂公行惟納賄者得進居羣僕之列是瘝病其官而職為之不舉矣惟貨其吉此乃衰世之事何為穆王

之時有此葢此等風俗不在于教化盛行之日而每見于王道衰微之際葢教化盛行人心知有清議之可畏安有舍義而趨利惟王道衰微之際人不畏清議故好利之心得以奪其好義之心觀穆王于此篇與乎吕刑篇言貨亦足以見其風俗之漸衰矣惟爾大弗克祗厥辟古之所謂敬君者惟以仁義與王言惟知陳善閉邪後之所謂敬君者惟能伺候君之顔色迎逢君之指意汝伯冏若以憸人充官以惟貨而

瘝官則汝之不敬君孰甚焉惟予汝辜我亦以不敬君之罪罪汝矣嗚呼欽哉惟當以敬為主常輔汝君使由常憲之中不出常憲之外則汝之職盡矣詳復此篇之書如左右前後之臣皆得繩糾愆謬如太僕長得以選其僚屬如惟貨其吉以利進身古人制度詳密與乎風俗之厚薄皆于此乎有考